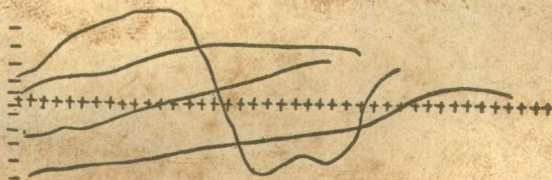


普通語言學

上冊

高名凱著

吳文祺校訂
張世祿



東方書店出版

普通語言學

上冊

高 名 凱 著

吳 文 祺 校 訂
張 世 祿

東 方 書 店 出 版

普通語言學

(上 冊)

開本: 762X1066.8 1/25 • 印張: 12 12/25 • 字數: 195000

著 者:	高 名 凱
校訂者:	吳 文 祺 張 世 祿
出版者:	東 方 書 店
	上海山東中路一三六號
發行者:	通 聯 書 店
	上海九江路二九五號
排版者:	毅 華 印 刷 所
	上海海寧路六九七號
印刷者:	協 興 印 刷 廠
	上海海寧路七八八號

1954年8月第1版 • 第1次印刷 (0001-5000本)

每冊定價 13200 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五九號

目 次

前 記.....	1
導 言.....	3
語言學的任務.....	3
第一編 語言的社會本質.....	15
第一章 語言——全民的交際工具.....	17
第二章 勞動創造語言.....	34
第三章 語言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	48
第四章 地方方言.....	65
第五章 社會方言.....	79
第六章 共同語.....	90
第七章 文學語言.....	104
第八章 語言的融合.....	117
第九章 語族.....	132
第十章 文字的起源及其發展.....	150
第十一章 文字和書面語言.....	166

第十二章 語音學的範圍.....	175
第二編 語音.....	179
第一章 語音學的對象和目的.....	181
第二章 發音作用.....	184
第三章 閉塞音的分析.....	195
第四章 摩擦音的分析.....	206
第五章 輔音的顎化.....	217
第六章 元音的分析.....	220
第七章 音素的鼻化.....	227
第八章 音素的聯合.....	230
第九章 音長、音重和音高.....	244
第十章 音律.....	259
第十一章 語音演變的一般性質.....	262
第十二章 同化作用, 異化作用, 換位作用.....	272
第十三章 語叢音變.....	291
第十四章 特殊音變.....	300

前 記

自從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問世以來，我國人民對語言研究的重要性已有所體會。年來各報章各雜誌上所發表的語言學論文有如雨後春筍，而各大中學校也都有語言課程的設置。這種情勢使得我們有徹底掌握語言學的一般知識的要求。然而一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找不到一本對語言學知識作全面介紹的書籍，各學校的語言教學工作還存在着許多困難，而一般語言科學工作者也有缺乏語言學參考書的感覺。因此，同志們鼓勵我寫一本全面介紹語言學內容的書籍，我也就把我在北京大學講授“語言學引論”的講義加以整理、修改和補充，寫成了這部《普通語言學》。

這部《普通語言學》既是以我在北京大學所編寫的“語言學引論”的講義為基礎而寫成的，它就有這樣的作用：一方面，各高等學校的“語言學引論”可以拿它作為教材用，根據各學校的實際情況，選擇合於學生水平的部分，進行教學，學生也可以拿它來作為學習語言學的基本參考書；另一方面，一般語言科學工作者也可以拿它來作為研究的參考；再一方面，一般中學的語言

教師也可以從這部書裏得到一些必要的語言知識，幫助他們進行教學。這部書所以多搜集一些材料，多討論一些問題，爲的正是適應這方面的人的需要。

這部書是就我對斯大林語言學著作的了解而寫成的。全書都是拿斯大林的語言學理論來貫徹的。其中許多地方是根據蘇聯的語言學課本和蘇聯的語言學著作來寫的。在材料方面，除了搜集一些蘇聯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以外，還採用了國內外各語言學家的論著和我自己對語言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當然，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學的整個的理論體系還正在建立的階段，儘管我如何認真的寫這部書，我的理解和立論是否完全正確，自己還不敢十分肯定；我希望各專家和各讀者能夠給我提出意見，使我能夠在再版的時候，加以修正。

這部書的初稿經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審閱後，又由我重新整理，請郭紹虞先生給我看了一遍。出版之前，再由吳文祺、張世祿兩先生審閱校訂。對於語言研究所和這些先生的幫助，我應當在這裏表示感謝。

高 名 凱

1954年6月17日 寫於北京大學燕東園

導 言

—— 語言學的任務 ——

語言學是以人類語言事實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科學。斯大林在他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裏說：“語言是屬於社會現象之列的，從有社會存在的時候起，就有語言存在。”^①人類創造語言是很早的事情，但人類對語言的科學研究却只有很短的歷史。契科巴瓦教授在他的近著《就斯大林著作的觀點來論語言學中的歷史主義問題》裏把語言的研究分為兩個時期：一是科學以前的時期，自古代起到十九世紀，一是科學時期，自十九世紀起到現在。契科巴瓦說：“我們知道人類對語言的研究已不下兩千年的歷史。但是語言的科學，溯其起源，迄今不過一百五十年。”又說：“在科學以前的時期裏，人們對於語言曾經做過不少的觀察，有過在語法上記述語言系統的多次嘗試，發表過一些有關語言本質和語言起源的饒有趣味的意見。但是那些饒有趣味的意見決非都是正確的，因為它們沒有把有規律的和偶然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第20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1月北京重印版。

的事實分別開來，——語言的研究沒有科學的基礎。”^①在十九世紀以前，人類雖然對語言也會做過研究，如希臘人和印度人的語法研究，中國人的訓詁研究，但是要使語言的研究成為一種科學，却要把語言中有規律的和偶然的事實分別開來，這正好是十九世紀初年比較語法學家們所努力進行的。語言學既是一門科學，它就必須具備科學的特點：研究語言事實的規律。

任何事物都在發展，語言也不能例外。斯大林說：“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②“發展”兩個字極為重要。所謂語言事實的規律應當指的是語言發展的規律，正因其如此，語言歷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換言之，要使語言的研究成為科學，就必須採取歷史主義的觀點，也“只有在應用歷史觀點的基礎上去研究語言的時候，語言的研究才變成科學的研究。”^③

斯大林說：“語言之替社會服務，乃是作為人們交際的工具，作為社會中交流思想的工具，……這些特點僅僅是語言所特有的，而且正因為它們僅僅是語言所特有的，所以語言才是獨立科學——語言學——底研究對象。”^④語言是社會現象之一，它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因此，語言學是社會科學，或社會歷史科學。前一世紀六十年代，個別有重大影響的著作家們認為語言學應

① А. С. Чикобава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сторизм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 в Свесте Трудов И. В. Сталина». 文見《反對語言學中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和歪曲化》(«Против Вульгаризации и Извращения Марксизма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 俄文版第2集第7頁，1952年莫斯科版。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第28—29頁。

③ 同①第7頁。

④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第35頁。

當包括在自然歷史科學裏，在中國，我們也常常聽見人家說語言學是自然科學。這顯然是錯誤的看法。作為社會現象之一的語言只能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主張語言學是自然科學的著作家施來哈爾(Schleicher)認為語言的特點是增長，不是發展，因為語言本身是有機體。然而語言絕不是有機體。契科巴瓦教授在他的另一種近著《語言學引論》裏說：“我們絕不能夠把語言看成有機體。語言的特點是發展，不是增長。語言學絕不可能包括在自然歷史科學的範圍裏。”^① 因為“有機體的增長是生物性的過程；而語言的發展則受社會的發展所制約，這是社會性的過程”，而且“當一種語言由另一種語言衍生而出的時候（或當其由方言中孳生而出的時候），新語言的來源就將中止存在，它不與由它所產生的新語言並存。在生物界裏，可以父子（甚至：子——父——祖）並存；而在語言方面，這是不可能的。”^②

要之，語言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語言，但這種研究必得是科學的研究，即：必得是以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為研究的主要任務的。

語言學是一種科學，它必須具備科學的特點，因此，它是人們對語言或語言發展的理性的認識，不是感性的認識。契科巴瓦在《語言學引論》裏說：“應當分別語言的實用知識和語言（許多語言）的科學研究。可能十二分精通許多語言而對語言學沒有任何的概念（正如能夠巧妙的歌詠而不知道音樂理論似

① 契科巴瓦《語言學引論》（《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俄文版第241頁，1953年莫斯科版。

② 同上第60頁。

的)。”^①由此,也可以明白語言學和學語言是兩回事。任何一個人(除了啞吧之外)至少都會說一種語言,都學過一種語言,都應用着一種語言,但這並不使他成爲一個語言學家。人類有社會存在的一天就有語言,原始的人個個都會說話,我們並不認爲原始的人個個都是語言學家。有的人精通數種語言,一般人就說他是一個語言學家,這是錯誤的說法,因爲他雖然精通數種語言,而對這些語言的發展規律並不認識,他所有的只是對這些語言的感性的認識,不是理性的認識。

然而,理性的認識是以感性的認識爲基礎的,沒有語言的實踐,沒有對語言所有的感性的認識,絕不可能成爲一個語言學家。脫離語言的實際,沒有充分的語言事實的材料,一個所謂語言學家所得到的結論,他的所謂理性的認識就是靠不住的,可能是錯誤的。毛主席說:“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的認識。”^②不是從語言的實際材料出發的語言學理論是沒有根基的理論,可能不正確。馬爾^③認爲語言有階級性,這就是他脫離語言實際材料所得到的結論,因爲在感性的認識方面,每一個說本國話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和別的階級的人辦交涉,甚至於作鬥爭的時候,彼此所用的是同一的語言:如果不是同一的語言,彼此不能了解,怎麼能夠辦起交涉來,怎麼能

① 契科巴瓦《語言學引論》俄文版第13頁。

② 毛主席《實踐論》。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0頁,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北京第1版。

③ 馬爾(Н·Я·Мартенсон, 1864—1934年):蘇聯語言學家,他主張語言是上層建築,有階級性。斯大林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就是拿批判馬爾學說的錯誤作爲主旨的。

夠進行鬥爭呢？資產階級語言學家認為中國語是無機的語言（博布——Bopp，施來格——Schlegel），不合邏輯的語言，這也是不根據語言事實所得的結論。脫離實際的語言材料，沒有對語言所有的充分的感性認識，所得到的結論，就是唯心論的，錯誤的，靠不住的，不科學的；所以理性的認識必須到實踐裏去求得證明。

語言學既然是一門科學，它就必須是人們對語言事實的“科學的抽象”。（列寧語）只停留在感性認識的階段上，終不能成功為語言學，對於語言事實沒有系統的理性的認識，我們對語言的研究就仍然是非科學的研究。語言學家必須充分的搜集材料，根據感性的認識，加以分析，加以歸納，從具體的事實裏抽象出語言的規律，再回到實踐裏去證明這些規律的正確性。

那末，這種對語言所有的理性的認識又有什麼用處呢？和其他科學的理論一樣，語言學也有指導行動的作用。毛主席說：“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①語言學的理論是解決語言實際問題的武器和指針，我們必須拿它來解決語言的實際問題。例如，我們應當如何的進行語言教學，這就需要語言學的理論來指導我們。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發表之後，蘇聯的語言教學起了很大的改革，就是一個明證。馬爾的語言學理論流行的時候，“外國語教學的初步課程必須從造句開始，依據馬爾的說法，造句法是‘有聲語言的主要部分’，爲了這個原則而往往犧牲了教學方法的見解和正確的思想的教師們所引以自慰的是他們至少也

① 毛主席《實踐論》。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1頁。

算遵守了語言‘新學說’的遺訓。”^①這種情形現在已不存在於蘇聯了。斯大林指示我們，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是語言的本質，於是，外國語的教學就以語言中有穩固性的部分——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為基礎。^②又如方言文學佔什麼地位，今天是否應當提倡運用方言來寫文學作品，中國語言的語法研究應採取什麼道路等問題的解決都可以從斯大林語言學理論中得到啓發。

語言學理論不但有用處，而且用處是重大的。我們可以從語言學的重要性來說明這問題。

語言學的重要性首先決定於語言的重要性，因為語言就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斯大林說：“可見沒有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組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便會停止生產，便會崩潰，便會無法繼續生存。”^③語言與人類社會同時存在，一有社會就有語言，它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種工具，是人類隨時隨地都要運用的一種工具。如果沒有語言，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存在。語言之於人類的社會生活就像是水之於魚，正因為它對我們最有用處，它對我們是最常用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我們隨時隨地都要和它發生關係。語言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指導我們了解語言，掌握語言的語言學也就是非常重

① 雅爾契瓦(В. Н. Ярцева)《馬爾“理論”中關於詞彙和語法相融合的學說的批判》(《Смещение Лексики с Грамматикой в “теории” Н. Я. Марра》)。文見《反對語言學中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和歪曲化》俄文版第2集第351頁。

② 參閱：拉赫曼諾夫《五——七年級德語教授法：序言》，莫斯科教育科學院出版局1951年版。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第21頁。

要的一門科學了。

其次，語言學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實際的語言問題；特別是我們中國，在現階段的情況之下，存在着許多關於語言的問題急待解決，需要語言學的理論指導。中國在過去一段時期內，因為反動政府破壞文化，帝國主義者進行殖民地的奴化教育，又受了些不正確的語言學理論的影響，一般人養成了崇拜外國語言，輕視本國語言，把民族語言看做封建階級的語言等錯誤觀念，因此，在語言上也就呈現出空前的混亂情況：一方面是無原則地抄襲歐洲語言的詞彙和語法，一方面是一味的拋棄民族語言的優良傳統，使得我們沒有一種“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使國家蒙受極大的損失。這種語言的混亂情形，必須加以消除。《人民日報》已經對這問題提醒過我們。^①但是要認識這問題的嚴重性並且要得到適當的解決，就需要正確的語言學理論的知識。例如“馬爾的確曾想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並曾努力這樣作過，可是他沒有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了。”^②問題在於沒有正確的語言學理論，沒有正確的語言學知識，就不可能看清問題，不可能認識這些看法的錯誤，而要解決這些問題也非求助於正確的語言學理論和知識不可。自從《人民日報》的社論號召我們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之後，我們也曾有過許多關於中國語言，特別是語法的著作；然而直到如今，中國語法的科學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這原因正

① 參閱：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第31頁。

是缺乏正確的語言學理論，心有餘而力不足，沒有理論的武器，不知道要走哪一條路。因此，研究斯大林語言學理論，學習斯大林的偉大著作，是解決中國的實際語言問題的關鍵。

又，語言學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關於文學的問題。高爾基說過，文學的第一要素是語言。維諾格拉陀夫在他的《蘇聯文藝學的當前任務》裏說：“巴甫洛夫院士說，事實——這對於科學來說是空氣，理論是它的翅膀。對於文學來說，社會生活的事實和現象就是空氣，而從藝術上來理解和概括這些事實和現象，是在全民性的、和人民的生活及歷史不可分地聯在一起的語言的基礎上實現的。”^① 語言是文學的基礎，文學必須通過語言，才可以得到實現。文學作家的思想感情必須通過語言規律所支配的形式才可以表達出來。許多文學的表現方法，實際都是關於語言的問題，例如中國的古詩講究平仄，這是依據中國語的聲調規律而創造的表現方法。所以要成為一個文學作家，就必須掌握語言規律，而要掌握語言規律就需要語言學的幫助。中國有一些作家和一些希望成為作家的人們，平常多半不重視語言，尤其不重視語言學，他們以為只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正確的思想感情，就可以成為偉大的作家，而沒有想到無數的優秀的工人，都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正確的思想感情，然而不見得這些工人都是文學作家，這原因就在於沒有掌握語言的表現方法。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正確的思想感情固然是一個作家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沒有語言的訓練，不能掌握語言的規律，仍然不可能成為作家。阿歷克舍·

① 見《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與蘇聯文藝學問題》中譯本第7頁，時代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第1版。

瑪克西摩維奇·高爾基認為，“‘有才幹的人們’對文字抱輕視的態度，會斷送他們的作家的前途。”^① 這句話值得想要當作家的人們的注意。語言學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文學語言的規範問題。當然，語言學理論並不指定規範，並不確定應當培養什麼，避免什麼，可是沒有語言學的理論指導，沒有語言學的分析，就未必能夠找到文學語言的規範問題的適當解答。契科巴瓦說：“在任何情形之下，必須在兩個(或更多)都自居有文學性的變形之中選擇其中一個的時候，就應當確定這些並行的變形是如何產生的，其中的每一個和這語言的基本系統相應到什麼程度，其中哪一個更符合於文學語言的基本趨勢等等。沒有預先的理論分析，沒有必要的科學論證，文學語言的標準就會很容易變成簡單的盲目的技術標準。”^② 就是科學術語的確定也需要語言學的幫助，有些直譯的名詞是否符合中國語的詞彙系統，例如“邏輯學”是否應當改為“名學”，或即接受有國際性傳播的術語等等問題的解決，都需要語言學的理論來做指導。

語言學的另外一個重要性就存在於它和其它科學的關係之中。語言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斯大林說：“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隨着社會的死亡而死亡的。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③ 又說：“因此，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

① 葉高林《斯大林關於語言學著作中的文學問題》中譯本第56頁，何勤譯，《文藝理論學習小譯叢》第1輯之2，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8月上海第2版第1次印刷。

② 契科巴瓦《語言學引論》俄文版第243頁。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第20頁。

聯系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① 語言與創造語言和使用語言的社會或人民的歷史有這樣密切的關係，它就可以反映這社會、這人民的文化，因此，語言的科學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社會或人民的歷史。例如，中國語裏，到漢朝出現了“葡萄”，這“葡萄”是 Bactria（地名）的譯音，這就使我們知道中國人民在歷史上曾與大夏人民有文化上的交往。許多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民族學家等都拿語言學的知識作為研究手段之一，就是這個緣故。語言又是思想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這就決定了語言學和這些以思維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的聯系，許多心理學家，邏輯學家和哲學家都拿語言作為研究的補助材料，拿語言學的理論來解決一些問題。語言的材料是聲音，這就決定了語言學和生理學以及音學的聯系，語言學的知識也就可以幫助這些科學的某些問題的解決。

此外，語言學還可以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例如，教學外國語言的設計，親屬語言的語法的編纂，替沒有文字的語言創造文字，編製適當的速寫法，失語病的治療等等，都需要語言學的幫助。

總之，語言學不僅僅是一門普通的科學，而是一門極其重要的社會歷史科學。

因此，研究語言學，需要完成下列幾個任務：

（一）描寫具體的語言的現狀。對語言的理性的認識既依賴於對語言的感性的認識，那末，語言學的起碼工作就應當是對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第 20 頁。